

時間早晚會揭開人生的意義

每一個相遇 都隱藏著祝福

故事

이야기

郝明義 著

mark

mark

這個系列標記的是一些人、一些事件與活動。

mark 43 故事

作者：郝明義

責任編輯：陳郁馨

美術編輯：何萍萍／謝富智

法律顧問：全理法律事務所董安丹律師

出版者：大塊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

台北市105南京東路四段25號11樓

www.locuspublishing.com

讀者服務專線：0800-006689

TEL：(02) 87123898 FAX：(02) 87123897

郵撥帳號：18955675

戶名：大塊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

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

總經銷：大和書報圖書股份有限公司

地址：台北縣三重市大智路139號

TEL：(02) 29818089 (代表號)

FAX：(02) 29883028 29813049

製版：瑞豐實業股份有限公司

初版一刷：2004年3月

定價：新台幣 200元

Printed in Taiwan

故事

이 야 기

郝明義◎著

獻給

父母、老師，
與我的朋友

目錄

重逢	一九九八年，台北・漢城	6
塵縵中的光影	一九六〇年代，韓國	26
森林中的小女孩	一九二〇年代，中國東北	52
匆匆少年時	一九七〇年代，釜山	84
四月的那個下午	二〇〇二年，及之前	122
故事之外	某一些歷史的回顧	150
尾聲	時間的禮物	176

重逢

一九九八年，台北・漢城

첫번째 이야기

會想到寫這本書，起因於一個人。



一九八九年，有家雜誌來訪問我，談生命裡影響深刻的女性。

除了我的母親，我想著，心頭浮現了一個人影，於是大致講了這樣一段故事。

我在韓國釜山出生，讀小學、中學，然後來台灣讀大學。

中學的時候，有個級任導師。名叫池復榮。

池老師個子矮矮的，戴圓圓的眼鏡，神色和藹。她講一口流利的中文，但不是中國人。她父親是韓國抗日名將，因此她在中國東北成長，輾轉大江南北。

池老師除了是級任導師外，也教我們韓文。

我和她真正學到的，卻是另外兩件事。

我學的第一件事情，在一堂週會課上。

每個星期二下午的最後一堂，是級任導師擔任的「週會」課。那天黃昏，夕陽從後面的窗口灑進來，把教室照得光亮耀目。我們在練習開會的議程。我提了一個案，進入表決的程序。由於沒有人舉手贊成，我覺得很尷尬，就嚷著說算了，我也不投了，撤消這個提案。

池老師站在教室最後一排。我沒看到她的人，但聽到她說話的聲音：「郝明義，你不能說就這樣算了。就算沒有一個人贊成你，你還是要為你自

己的提案投一票。這是你自己的提案。」

我面紅耳赤地舉手投了自己一票，全班唯一的一票。

到底提了什麼案，同學那麼不捧場，已經毫無記憶。但那一堂課，影響我深遠。不論日後求學，還是出來社會工作，每當我興起什麼別人認為荒唐的念頭，或是沒法接受的構想時，總會有個聲音提醒我：「就算沒有一個人贊成你，你還是要為你自己的提案投一票。這是你自己的提案。」

我學的第二件事情，在一次郊遊。

我們去一個沙灘。同學戲水，我就在岸邊負責看管大家的鞋子。閒來無事，惡作劇把鞋子藏進沙裡。

要回家的時候，大部份鞋子都找到。有一隻，卻就是找不出來。我無地自容，但毫無助於鞋子的出現。天色越來越暗，場面有點混亂，出現了一個人。個頭不小，酒氣醺醺，手上拎了個東西，就是那隻鞋。我們跟他要，他就不給，欺負我們孩子。

這個當兒，池老師過去了。她矮矮的個子還不到那人的肩膀。她很簡單

地說了幾句話，要鞋子。醉漢嬉皮笑臉的，有點不三不四。這個時候，突然「啪」地一聲，她揚手給了那人結實的一記耳光。

聽多了不要惹韓國醉漢，我心懸在半空。

晚風中，池老師站在那人面前，一動不動地看著他。接下來，那個醉漢把鞋子交給她，咕嚕了一聲，走了。

太神奇了。一個個子那麼矮小的女人，可以堅定地給一個大漢那麼一巴掌。

那一巴掌，也像一粒種子，在我心裡慢慢地發芽。事實上，只有多年後，我才感受到其中的力量：當你義無反顧的時候，不論對方是何種龐然巨物，不論你多麼矮小，照樣可以迎面給他一巴掌。

是的，池老師教我的，就是這兩件事情。不多，不少。



我不記得在那次訪問之前，曾經整理過對池老師的感想。

會在那個時刻清楚地整理出這段故事、一些心得，事後想來，只是時間

到了。

於是我才想起，高中畢業之後，我已經十五年沒有見過她。何況，除了那兩堂永難磨滅的課之外，還有一件事情我也不能忘記。

要來台灣讀書的時候，家境並不寬裕，因此有兩位老師曾經送我一些盤纏。池老師是其中之一。今天說來金額不大，當時的價值和意義非比尋常。



這樣，我開始試圖聯絡池老師。

我們從釜山華僑高中畢業不久之後，她也離開了僑中，離開了釜山，全家搬到漢城附近。

很幸運地，我和她又聯絡上，也寄了那篇接受訪問的文章給她。

更高興的是，不久她來台灣參加一個和抗戰有關的紀念活動。我和池老師久別重逢。那年她七十來歲，原來就矮的個子有點彎了。上了年紀，笑起來更和藹，但和藹中還是有那份堅定。

當時我已經是一家出版公司的總經理，有機會在台灣接待她，難掩欣然

之情。

臨別的時候，我問池老師未來有什麼計劃。

她提到東北。由於童年跟著母親在東北長大，她想趁著餘日無多，回去看看，因此正在安排一個去東北的計劃。

聽了她的東北計劃之後，暗喜終於等到了一個可以實際回報她的機會。當面我沒說什麼，等她回韓國之後，就匯了一筆錢給她，表示是我的一點心意，請她充作東北之行的一些旅費。

做了這件事情之後，隱約覺得心頭放下了一顆石頭。事實上，應該說是很天真地以為：當年受到的恩情，多少回報了一些，對得起自己的良心了。

可能也因為如此，後來連她旅途如何、有何感想，也沒記得問她。

池老師再沒有消息，我也沒再寫信。從某個角度而言，自以為和池老師的關係，已經畫上了一個美好的句點。



接下來人生旅程波波折折，有得有失。

雖然也偶爾會想起她，但是等到再一回首，認真地計算一下多久沒有和她聯絡，這才發現已經又是好長一段時間過去了。

這時，是一九九七年中，我的工作和家庭都有了很大的變化。

在慚愧中，靦腆了一陣，我提筆又寫封信給她，解釋近幾年的情況。

寫信的時候，我很擔心她會不會已經不在了。

我不知道的是：還有一個故事，這要開始。



一九九八年一月一日，我到漢城。

當時韓國深受亞洲金融風暴之苦，匯率從一美元對八百韓幣一路貶值，最高貶到一美元對二千韓幣。陷入倒閉及重整危機的企業，不知凡幾，國家也因爲天文數字的外債而瀕臨破產。出了機場，冷冽的氣氛中瀰漫著一股刺骨的肅殺。

韓國前一年才剛加入以已開發國家爲會員的OECD組織，轉眼如此不

堪，令人大感意外。

見了幾位朋友。大家感嘆之外，抱怨更多。

有人批評韓國人急功近利的毛病。近十年來，韓國的經濟成長驚人，但是欠下的外債也更可怕。因此，週轉得過來的時候，他們就怒馬金衣，成了已開發國家的一員；週轉不過來的時候，他們也就垮了。

有人批評他們國民浪費成性。一件相當於三萬元台幣的女人內褲也能流行成風；破產在即，前一年的出國旅遊花費還創紀錄，等等等等。

我可以體會他們居住在那裡，眼看著翻天覆地的變化，自己卻茫然無從的無奈，因此大部份時間都在聆聽他們的發洩。



那次回去，當然不是爲了了解亞洲金融風暴的問題。一方面是有段時間沒有回釜山看看了，一方面就是想要見見池老師。我和她又是多年沒見，很想念。因此在抵達漢城後，打了電話給她。

我約好第二天去安養見她。



安養是漢城的一個衛星城市。池老師住在安養一個叫坪村的地方。我沒去過，所以由一位朋友帶路。

漢城剛下過雪。路上氣氛蕭瑟。停車場裡停滿了汽車，聽說是不景氣中節約能源，所以新年假日大家也都不開車出門。

池老師住在一個公寓社群裡的一棟矮樓。社群和公寓的環境十分整潔。她住三樓，沒有電梯，我們到的時候，她卻已經等在樓下。

幾年不見，她的氣色還好，但身影已近佝僂，頭髮更白，臉上也明顯多了一塊非常大的黑斑。很快我發現：她耳背得厲害。

坐進她暖暖的書房裡，陽光以冬日北國特有的色暈，從陽台迎接過來。關著窗戶，襯著廚房裡有人在準備午餐的聲音，屋裡有一種很特別的寂靜，讓我想起童年家裡只聽得見掛鐘滴答的那種寂靜。

漢城的嘈雜和慌亂，都隔在另一個世界。

朋友小心地環顧了四周，悄聲說了句話：「現在已經沒有這種韓國人了。」韓國人愛用外國貨出名，他注意到這個家裡還沒看到一樣外國品牌的

用品。

太久沒有跟池老師講話，我掌握不住說話應有的音量。兩人不免東問西答了一陣。還好聽懂她幾年前去東北的計劃並沒能成行。就在啓程的前一天晚上，遭到大陸方面通知取消。

我們吃了一頓豐盛的韓國烤肉飯。池老師特地請她女兒回娘家來做的。過意不去，只能開懷大吃以報。

當晚我要趕回釜山，臨走的時候，她問我是否可以回程再來一趟。那天因爲是一月二日，銀行不開業，所以她有些要交給我的東西取不出來，很希望我能再回來一趟。

我聽了，心裡隱約想到什麼，推說不行，就走了。

□

回到台北，我進入一段忙得不可開交的時間。一連串時限卡在那兒的任務，壓得我喘不過氣。